

儒道会通

——刘咸炘哲学思想研究

陈中
著



孔學堂書局

儒道会通

—— 刘咸炘哲学思想研究

陈
中
著



孔學堂書局
CONFUCIAN ACADEMY PRESS

本书获2016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会通：刘咸炘哲学思想研究 / 陈中著

. 一 贵阳：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2017.3

ISBN 978-7-80770-067-8

I. ①儒… II. ①陈… III. ①刘咸炘（1896-1932）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B25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911号

儒道会通

——刘咸炘哲学思想研究 陈中 / 著

出品人：邓国超 李 筑

责任编辑：张忠兰 窦玥声

装帧设计：先锋创意

封面设计：唐光盛

排版制作：梁诗吉

责任印制：张 莹

出品：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孔学堂书局

地址：贵阳市乌当区大坡路26号

印制：贵州恒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16 787mm×1092mm

字数：390千字

印张：26

印数：1000册

版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2017年6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0770-067-8

定价：58.00元

本书获二〇一六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引言

刘咸炘之学，在20世纪或曰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正如萧蓬父先生所说“玄思独运”“驰骋古今”“卓立不苟”而迥有独特。凡有渊源。刘咸炘所开学问之卓异，尚要溯寻到其祖考槐轩而积健为雄之家学。槐轩之时，刘氏家学已于《易》学颇有理会，而又渐有出入于儒道。槐轩秉承家学，又深受道教全真学之影响，从而洞彻性理，推持道术，直提儒道通一之学。又续唐已还凡学无不旁通佛学之风，于是槐轩之学呈现以儒道通一为本，三教会通为统，以心性义理为阐释，而以静存养性实功为持守。刘咸炘与其后之一些学者认为槐轩之学乃明代以降三教合一大势之代表与典型，这种看法正由于他们将之置于清季学风大势背景下所观而得。

大致说来，明末以降，学人痛心于明亡满手，因推寻其弱败之原，遂归祸于心学虚狂，空谈误国。此乃学者自觉所认，又加之异族入主，起初统治紧张，故不少威逼利诱，学者或是咸服，或是继续清理祸因而探寻出路。继而，清季渐归平缓，初复文学，又复考据，学者以安于一身、吃一平淡之饭为守，避于专制，疏于心性道术。渐趋以旁征博考、近搜远寻为业之学风成主流大势。然而，与此大势正相出入的是，槐轩除两次进京略察学风外，便退隐西蜀访道求学，以德为修，以心性道术为治，历经数十年而得开“刘门”教，已与京城官方化之学风及其他主流学界之拘守学风大为不同，更与所谓启蒙之学与实学大为不同。其最大之特点即在于，他与相对主流与官僚化之学界大多认为当去心性之学而崇实学相反，而仍以心性道术为本，以修养参悟为要，又顺势而接应道教全真派儒道通一之学，加之顺以三教会通之势，故总而与清季考据学以及中国式启蒙哲学相迥异。其得以偏处西蜀，远离风势而极为精纯地接续保存了明代以降之真正心性道术修养之学脉。这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接续了宋明以来理、气、心学诸家苦苦研求开发而上接先圣之学之慧命。槐轩之学于原始儒道之学之续存，当然不是大多考据派、实功派、启蒙派学者可与相提并论的。

于是，刘咸炘之诞生，自幼“根本未坏”，远离官风考据与晚清之启蒙思潮，而仍以道为求，以地道之传统学问为进路，加之喜于道学与儒学，秉承家学儒道通一之传统，继续精深于儒道会通之学。当东部主流学界风势更加大变，由新学之引入，启蒙之继续时，刘咸炘却愈加超凡冷静与理智，愈加以心性道术为研修，而担起“为圣道足其条目，为前人整起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拥篲清道”之任。他因传持家学而体道甚深，因而彻明儒道之学之永恒性，故应该说并非拘于守成，而是为往圣继绝学，为华夏续慧命，因此无论风势如何变动与看似如何逼人，可以说刘咸炘善分别诸相却于第一义而不动。

且不论清季，即以清末民初以还中国主流学界屈指可数之人物而论，康、梁游走于学政，并无深学。严复西译崇洋而又归中，亦无建构。章太炎学所多变，渐归于佛而于原始儒道非有深造宏通之见。孙中山疲于革政，实无暇于儒道之学之精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于儒道之学无深涉。胡适以西释中而有悖于原始儒道精义之学，学人皆知。冯友兰主以西学建构中学。梁漱溟虽以三期文化分说见长，却被其神交而敬慕者刘咸炘指为“中学本浅，不明学术源流”“知分而不知合”，又有中西学直觉主义之毒，自言以佛家之一点意思为据，于儒道并无大之建树与体证。金岳霖与贺麟各有所见，未有大之建构可担当统合大分争之世。如此等等，不一而论。坦诚言之，以原始儒道圣学而衡观清季以降之学，与宋明之学较之实有浅薄之象，倒是奇谈怪论渐多杂出。这大概是因为既丢失先圣绝学根基，而又不得开辟，加之晚近之西学空前冲击，诸般学状实不足为奇。

于往圣精纯之学大概可观者，唯熊十力潜思体证天道性体，于儒道之学甚深契入。然因缘而唯扬儒，却稍暗道而又抑佛，略显瑕疵。偏处西蜀之刘咸炘，与熊十力同样体证而得性德外内之道。虽极早而先熊十力而去，却留下融通四部之珍品，而又主儒道通一，阐证天人之学以续慧命。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可以说刘咸炘与

熊十力乃极其少数真正证得性德外内之道，从而真存续圣学者。二人皆有大作为之开创与建构，却又更以纯正、精通独步于世。若就刘咸炘儒道会通所证得之原始儒道精义之学，并之熊十力，而可以用一画扇之状譬喻之的话，刘咸炘处中国内陆蜀都而成扇之契合点，熊十力动于东部及南北，而成扇之边，一静一动，一合一分，而扇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精纯的原儒原道之学风。

刘咸炘曾谓：“至平至常，实至神至奇。至平至常，人也；至神至奇，天也。不知天而言人，以为切近也，而实不知人也；不知人而言天，以为高妙也，而实不知天也。天与人岂可分哉。”^①而熊十力则言：“儒者的然实证本体，而不务论议，专在人生日用间提撕人，令其身体力行，而自至于知性知天。故儒者之学，自表面观之，似只是伦理学，而不必谓之玄学，实则儒家伦理悉根据其玄学，非真实了解儒家之宇宙观与本体论，则于儒家伦理观念必隔膜而难通。”^②这是否可以进而认为，“我们今天谈儒家的使命，似乎还可再反问一下：儒家本身今天是否还能存在呢？能存在，才能谈使命。若自身都不能存在，还谈什么使命呢？若是儒家本身都若有若无，几乎不能自保，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谈什么当前的使命、责任呢？”^③然而，若在刘咸炘及熊十力证得，儒家不是“是否还能存在”的问题，而是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儒家有恒常道性本体，得之者即存在。不得之者亦存在，只是于人世不显，因人能宏道故。

①刘咸炘：《〈中庸〉述义》，《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一，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②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萧萐父主编、郭齐勇副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③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页。

唐君毅认为：“西方之……征服中国……则初所凭借者，为有五千年文化之中国民族，求仰首伸眉于世界之一要求，其中未尝无一神圣的性质；然其对中国与西方传统文化之有永恒价值之方面，皆持怀疑冷漠，与畏怖之情，而自封闭于一生物的民族主义之狂妄与傲慢之中，以与其外之世界为敌，则正为一集体形态之神魔混杂。此现代西方之政治社会中之个人主义形态之神魔混杂，虽不同，然其皆不能以一人文理想，将人类之生命生活导向于高明、广大、悠久、神圣之精神境界，则一也。”^①唐君毅之言，固有过当之处。然其力倡以传统文化之有永恒价值之方面以将人类之生命生活导向高明、广大、悠久、神圣之精神境界，则当为肯要！其中之“人文理想”，难道不正是与刘咸忻神交之梁漱溟所指：“我们又相信除非中国文明无一丝一毫之价值则已，苟犹能于西洋印度之外自成一派，多少有其价值，则为这一派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必然是有的，只待有心人去弄出来罢了。此非常之大业，国人不可不勉！”^②所谓之儒家之能否存在，人文理想，文明之命根的方法，其本根也许正是刘咸忻所体证力阐的儒道通一之道性精神！显然，如上所说，如果欲融合涵化马克思主义，贯通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而得有安立人心与国民性之“非常之大业”之“命根的方法”，则倡明并找回从而接上原始儒道通一之圣学，在刘咸忻看来，可能为唯一之道！在现代中国极其短暂之历史进程中，已渐为证明此点。在新世纪之交，萧蓬父等为首的学界伯乐们鉴别诸家而特推崇刘咸忻，不是别的，或许正是根源于上述之情状。这亦成为刘咸忻之学之关键处与重大价值之所在。

①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7页。

②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4页。

目录

引 言	i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001
第一节 家世	002
第二节 生平	006
第二章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013
第一节 家学槐轩与私淑实斋	013
第二节 儒家学述	050
第三节 道家学述	070
第四节 儒道本末	090
第三章 儒道会通（上）——“天道”观	106
第一节 天道之实	106
第二节 自当与善恶	154
第四章 儒道会通（中）——“人道”论	177
第一节 一事论	177
第二节 人性论	193
第三节 人生哲学	206
第五章 儒道会通（下）——“道术”学	226
第一节 先圣之道：尽人以合天	226
第二节 性神与天道	244
第三节 身心实功	260

第六章	儒道会通之群道学	273
第一节	家乡与伦常	273
第二节	儒道之治	293
第三节	法治之必然	302
第七章	儒道会通之诸子学	305
第一节	诸子导论	305
第二节	诸子别论	315
第三节	诸子统于老孔	349
第八章	儒道会通之中西文化观	353
第一节	中西之异	354
第二节	中效西易与西效中难	373
第九章	刘咸炘的“推十学”余论	382
第一节	“推十合一”与先后天之学	382
第二节	儒道会通的阐铸及其意义	390
第三节	“天道”信仰的重铸及其意义	392
	参考文献	398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刘咸炘偏处西蜀，却取得如此巨大成就，这与他的家世及其个人皆息息相关。按刘咸炘自己所说，刘氏家族“儒林第”祖宅“有庙有堂三代制，不舒不隘散人居。荫阶郁郁百年树，插架峨峨三世书”^①。他自述“先考盛德温良恭让，虽疏者无间言”^②，并常感怀“幼受庭训，弱冠从兄，未尝就外傅，根本未坏，父兄之恩也”^③。刘咸炘则自幼聪慧过人，少年老成。他自状：“行步喜迟重，厚下履橐橐。切齿时世装，衣裳爱宽绰。葵扇如栲栳，高冠方若幕。老态已纵横，其年方过弱。委蛇行市中，见者笑以愕。细评曰古人，应之了不忤。”^④除了出双流创办敬业学院，并应邀外出教学从而得以结交一二知己外，刘咸炘一生未尝出川半步。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⑤刘咸炘仅有的一二知交中，蒙文通、唐迪风无不从学于南京支那内学院，刘咸炘却秉承家学，自本自根于原儒原道通一之学，孤心独悟，竟成“一代之雄”而独步于20世纪的中国哲学思想界，这实在不得不令人敬重与感慨。

①刘咸炘：《推十诗》，《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二，第630页。

②刘咸炘：《推十文·自述》，《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二，第520页。

③同上。

④同①，第635页。

⑤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第一节 家世

刘咸炘的远祖本属湖北籍贯。直至明代末年，自刘先生上溯第八代的先祖刘朝弼方才“因明季不纲，念惟蜀可以避乱，方溯江而上，止于眉”^①。刘家入川后的始祖刘朝弼终身“以授徒讲学为业”^②，八十而终。刘咸炘的第七代祖刘宇舟（字峽云），虽自幼习举子业，然仍因世衰道乱，奉父命“兼习武事，遂未应科举。读书之暇，肄弓剑。应贫，更学贾”^③。峽云之子刘坤（字后菴），深受父亲文武兼习之影响，除“有学行，避世教授五经”外，更载其“少有大志，读书，好击剑。值明季不纲，无心进士。年二十，流贼蜂起，蹂躏蜀都。公纠众保聚武阳长洲，阻水为营，贼屡攻不克”^④。到了康熙初年，后菴举家迁至成都府温江县董村，此后又徙居双流县云栖里。至此，刘氏家族自入川后的始祖刘朝弼到其孙辈刘坤，已分眉州成都两支，成都一支遂为刘咸炘一系。自刘坤起，刘氏家族五代家居双流，直到刘咸炘的祖父刘沅（字止唐）时，盖因家业丰润，尤其是刘沅开创的“刘门”教声誉渐大，才举家迁至成都南关纯化街。

刘咸炘先生的太高祖刘嘉珍（字玉函），继学有加，据载其“性耽典籍，无志田舍”，“居常手一卷，风雨弗辍。诸兄皆富而玉函独甘淡泊”。^⑤而高祖刘汉鼎（字君谟），“十七承遗志，奉羸母，静养笃摯。躬耕不废吟哦。……尝言‘涉世之要，俭于己，功于人，闇于才，茂于德。’闻者以为名言”。^⑥君谟同样继承家学而文武兼习，又喜心于《易》学。刘咸炘先生的祖父刘沅尝谓其曾作“《易蕴发明》一书，为人窃去。嗣欲补辑，而适患毒疮，遂卒。先君子犹记其一二以训沅等。有

①〔清〕刘沅：《刘氏族谱·始祖讳朝弼》，刘伯谷家藏本。

②同上。

③〔清〕刘沅：《刘氏族谱·太高祖讳宇舟》。

④〔清〕刘沅：《刘氏族谱·后菴公墓志铭》。

⑤〔清〕刘沅：《刘氏族谱·玉函公墓志铭》。

⑥〔清〕刘沅：《刘氏族谱·刘隐君传》。

云：‘乾坤坎离，是一是二。乾坤在天地之初，阳健阴顺，即是太极之体。乾坤在坎离之后，阳施阴育，即是太极之用。先天后天，止一太极。理、气、象、数，绎之万端，括之浑然。’其语至精，惜不复睹其全书矣”。^①由此已不难看出，刘咸炘先生常谓的“先天”与“后天”之学，以及自刘沅所创“刘门”教所重持的混元养性功，已在其祖上君谟处初见端倪。

刘咸炘先生的曾祖父刘汝钦（字敬五），亦少习举子业，“应试屡冠军……乃入太学”^②。其为人“平生好义轻财，矜孤恤寡，利人资物之事不可枚举，而尤喜读书。凡学中亲故有一才一技，无不委曲玉成”^③。另据刘沅《槐轩全书·周易恒解》中《国史馆本传》所载：“父汝钦，精易学，洞彻性理，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实天启圣人以明道化，不仅在数术也。伏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离南坎北，即先天后天所由分。且《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艮止坤藏之义，即《大学》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学，文王缉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④萧蓬父先生曾指出刘咸炘先生“家世业儒，誉满蜀中。曾祖父刘汝钦，字敬五（1742—1789），精研《学易》，内外交修”^⑤。这正是指刘汝钦“精易学，洞彻性理”。自刘咸炘先生的始祖刘朝弼而降至曾祖刘汝钦，历经六代，其从未断辍的家学传统已积健有成，逐渐呈现出精深而明统之风格。

到了刘咸炘先生的祖父刘沅，刘氏家学已积健为雄，显以开宗立派，不仅“誉满蜀中”，更已流布周边陕、滇、黔而远及鄂、闽、赣。其功之大或正归于开创“刘门”教的槐轩先生刘沅。刘沅为刘汝钦次子，自童蒙深受家学熏陶，特别是父亲刘汝钦“精易学，洞彻性理”及其“好义轻财，矜孤恤寡，利人资物”的学养行为风范对刘沅而言可谓耳闻目染，言传身教。不仅如此，刘母向氏亦贤达不俗。据载向

①〔清〕刘沅：《刘氏族谱·君谟公讳汉鼎》。

②〔清〕刘沅：《刘氏族谱·敬五公讳汝钦》。

③同上。

④〔清〕刘沅：《槐轩全书·周易恒解》卷首《国史馆本传》，光绪十年豫诚堂镌本。

⑤萧蓬父：《推十书·前言》，《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一。

氏“五岁时，闻父兄读《周易》，惊曰：‘此何书也？其词何不类他书？’……及长，并诵《诗》《书》《四子》，父兄大异之”^①。由此可知，刘沅不仅家学深厚，且更有难能可贵的生父养母，他的启蒙教育可谓殊胜，这对刘沅一生的学行成就影响深远。刘沅一生不乏传奇色彩。十余岁起也曾学举子业，到十八岁时又入双流县庠序。近弱冠之年，刘沅偶得一部儒道会通的内丹及性理秘籍《性命微言》而习之，日后自示谓：“沅读书中元寺，故有藏经楼，予于故纸中得一卷，不知何人手抄，颜曰《性命微言》。时沅未弱冠，喜其语类子书，聊试藏之，未有以解也。”^②而当刘沅而立之年时，他更幸“得遇明师”，其谓：“忽道遇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老人曰：‘人身自有长生药，尔知否？’曰：‘不知也。’老人曰：‘先天虚无一气，天之所以为天即人之所以为人，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歧而视之，是以仁者寿大德必寿之理不明，而却老独在神仙。尔返尔求诸身心可也。’予拜而受教，荏苒八年。”^③刘沅所遇的“明师”，其名野云，据考即是明代以来主张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全真一派高道。刘沅跟随野云研修长达八年之久，不仅得授“延年之方”、三教合一及性命双修之学，更是为日后集大成的天才学者刘咸忻儒道会通之“推十学”打下了坚实的家学根基。这一儒道会通的根基在刘沅处已甚为明晰。其尝言：“年三十，得遇明师，示以存养之方，乃知道流所谓存神养气即吾儒存心养性之功。儒者不察，以为异端。心即人之神明，谓存神，非存心可乎？神，气之主；气，体之充。谓存神养气，非‘持其志，无暴其气’可乎？此理不明，误天下后世匪浅。”^④此后，刘沅更加志学精一，乾隆五十七年（1792），拔贡试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遂隐居成都教授。博览群书，过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通过静存养性之功的

①〔清〕刘沅：《刘氏族谱·向太宜人墓志铭按语》，刘伯谷家藏本。

②〔清〕刘沅：《性命微言叙》，《藏外道书》第二十五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524页。

③〔清〕刘沅：《槐轩杂著》卷四《自叙示子》。

④〔清〕刘沅：《槐轩全书·又问》。

修持，刘沅不仅改变了三十以前羸弱甚至“药饵无效”“濒死者数”的身心状况，且从道光七年（1827）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二十年间，刘沅从六十岁至八十岁间又连得八子。咸丰五年（1855），刘沅以八十八岁谢世。经门人整理其一生著述讲学，集成《槐轩全书》传世。按《国史馆本传》载，“所著书有《周易恒解》六卷、《诗经恒解》六卷、《书经恒解》六卷、《周官恒解》四卷、《礼仪恒解》四卷、《礼记恒解》十卷、《春秋恒解》八卷、《四书恒解》十卷、《大学古本质言》一卷、《孝经直解》一卷、《史存》十六卷、《槐轩文集》四卷、《诗集》两卷、《约言》一卷、《拾余四种》二卷，又有《蒙训》《豫诚堂家训》《保身立命要言》《下学梯航》《子问》《又问》《俗言》等篇，皆言显理微，足资启发。”现今所见槐轩著作主要有巴蜀书社《槐轩全书》（全十册）和《十三经恒解》（全十册）等。

刘咸炘先生之父刘根文（字子维），为槐轩七十五岁时所得。“继槐轩讲学，门徒益众，为蜀人所敬重。”^①“赞父兄之绪，任道二十年。年五十有五，乃得咸炘。”^②在槐轩九子之中，虽各有成就，但继“刘门”之教学，则主要由子维秉持，并传授“刘门”静存养性实功。不仅门徒益重，从天才大家刘咸炘常念感恩“根本未坏，父兄之恩”来看，刘根文教子有方，为日后成就大器的刘咸炘打下了坚实的家学根基，功不可没。

纵观刘咸炘之家族史，有一条主线是极其清晰的，即历来志学不辍，代代相传，未有间断。刘氏家学在积淀和传承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历经数代的钻研修养后，更是逐渐突显出其与原始儒道义理性命之学遥契相应，心性与道术，学问与功夫，先天与后天逐渐融会贯通。特别是到了槐轩先生，刘氏家学气象大开。槐轩之学修行体悟甚深，学养精纯。槐轩学是刘氏家学的集大成者刘咸炘“先天之学”的直接来源，刘咸炘正是借此而深入原始儒家道家之学，并广推于古今中西之文化及其哲学，从而成就了精核宏通的“推十学”。

①萧蓬父：《推十书·前言》，《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一。

②刘咸炘：《推十文·哀诔》，《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二，第597页。

第二节 生平

19世纪末，古老的东方正经历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新变局——西方之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正全面冲击着崇尚圣贤、封建帝制的中国，几乎举国皆处于进退取舍之激荡徘徊与迷茫痛苦中。一时，引领民族走向的思想文化界千姿百态、纷纭莫衷。值此之际，清光绪丙申之冬（1896），一位“神童”悄然诞生于成都双流一个世代修习圣贤的书香门第，这便是日后成为“一代之雄”的天才学者——刘咸炘。

刘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清光绪丙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宅。家世业儒，誉满蜀中。刘咸炘先生有幸出生在一个特殊的修养学行世家。刘氏家学远溯祖上八代以还，皆以学问修行、希贤希圣而弗辍。刘咸炘的蜀中始祖便以授徒讲学为业，太高祖刘嘉珍（字玉函）性耽典籍而无志田舍，居常手一卷而风雨弗辍。高祖刘汉鼎（字君谟）喜治《易》及两汉书，秉祖上好击剑之传统而兼习文武事，时已成望族。曾祖刘汝钦（字敬五）精《易》学，洞彻性理，内外交修。而到刘咸炘的祖父刘沅（字止唐）时，刘氏家学积健为雄，慰为壮观。止唐世称槐轩先生，道、咸间以举人退隐成都讲学，融合心性道术，自成一家之言，有《槐轩全书》等传世，入列《清史稿·儒林传》。槐轩承家学，又精通儒道之学，以儒道会通为基，而趋于三教会通。访道求学、隐潜苦修达数十年，终开“刘门”教。“刘门”以心性道术、三教义理及静存养性之功教授世人，远近及递代门徒不计其数，成为有清一代两大民间教派之一，槐轩又有“川西夫子”之称。刘咸炘乃父栢文（字子维），系槐轩七十五岁所得，与其余七兄弟皆科第中举，世人誉为“八龙挺秀”。刘咸炘之父子维秉承父业，开馆授徒，赞父兄之绪，任道二十年，年五十五得刘咸炘。

刘咸炘天生聪慧，家族乡邻莫不以神童称道之。自忆“四岁学书，六岁授章句”^①，五岁能属文，九岁能自学，日读书达数十册。自述“幼受庭训，弱冠从兄，

^①刘咸炘：《推十文·哀诔》，《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二，第597页。

未尝就外傅，根本未坏，父兄之恩也”^①。门庭殊胜，天生神童，又加之父兄器重善诱，乃刘咸炘厚积先发、大器早成之因。他自幼得父兄传持刘氏家学静存养性之功，又极其规范地由章句入手，始治马、班之书，渐导入家传儒道心性道术之学，凭借善慧之根，潜研默会十余年后，弱冠即有“令人拍案叫绝”^②之作。自认其学“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③，由家传儒道心性道术及其存养之学，以成其根本之识，又私淑下江章学诚之史识及校讎法，从而一道一器，亦灵亦巧，以四通八达之体悟神性与善巧工具之法，通贯儒道，遍治四部，推于西学。天才慧识与雄才一世已势不可挡。

1918年，刘咸炘与兄咸焄继承家业，创办尚友书塾，并于二十二岁时以德业兼优被任为塾师，执教十余年，育才无数。塾中开设有《文史通义》，马、班史学，但更以儒道典籍为本，辅之槐轩之学。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刘咸炘还在塾中特设“刘门”养性功一课，以授学生。尚友书塾乃新中国成立前成都最有名的书塾，常年在塾学生达数百人，程教章制健全，班级成熟，造就不少国学良才，塾中结业学生得到乐山复性书院马一浮等高度赞誉。刘咸炘后又与友人唐迪风（唐君毅之父）、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学院，并被推任为哲学系主任。北伐胜利后，吴佩孚退至四川，企图东山再起而积极网罗人才，因慕蜀中天才刘咸炘，曾致函拟登门候教，却被极善智慧识人、察势观风的刘咸炘冷然谢绝，只约在草堂寺一晤，晤中只谈学术而未涉政治，吴氏只得遗憾以字、扇礼赠而别。至1930年，本为“刘门”信徒的川督刘湘再次恭请刘咸炘出山，请以二十一军军部秘书长任起，亦被刘咸炘婉言谢绝。就在刘咸炘决意创办书塾的1918年，他已在《冷热》一文中清晰地预测了中国军政之趋，其言“火炽非大水不灭，暑极非肃杀不退，盛而衰，衰而疲，非兵不革。金风起，热气消，而物伤矣。天下一斗争休，而人稀矣。……今之热者，其必至于剥肤而后能已

①刘咸炘：《推十文·自述》，《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二，第520页。

②欧阳祯人：《刘咸炘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人文论丛》201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刘咸炘：《推十文·自述》，《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二，第519页。